

文藝月報

創刊號

文藝復興報

號刊創

文藝月報

第一卷 創刊號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文藝月報社

發行者 北平王府井大街
立達書局

代售處 各大書局

徵稿條例

- 一 本刊登載關於文藝之一切外來稿件，無論小說，詩歌，戲曲及文藝論著，均所歡迎。
- 二 來稿須書寫清楚，能按照本刊行格者尤佳。
- 三 寄投譯稿，請附原本。如不便附寄時，請將原著題目原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與地點詳細敘明。
- 四 來稿收到後，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預覆，唯附足額郵票者，不刊時當按照原址寄還。
- 五 稿末請註明詳細地址。寄稿後如有改動，請隨時通知。
- 六 所有來稿，本刊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或修改者，務請於寄稿時聲明。
- 七 投寄之稿，若在本刊揭載前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九 來稿請寄北平王府井大街立達書局編輯部轉文藝月報社收。

價目表

售零	每冊大洋三角五分	郵費	
		國內	國外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半年	六冊	一元五角	二元二角
全年	十二冊	三元	四元六角

廣告價目

全	面全	年全	年半	年一	期
(一)封面	二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一百三十元	一百一十元	期
(二)插頁	一百六十元	九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期
半	面全	年全	年半	年一	期
(一)封面	一百四十元	八十五元	十八元	十八元	期
(二)插頁	九十元	五十元	十元	十元	期

！ 戰 反



『在帝國主義努力地尋找出路中，決定戰爭了，瓜分中國的戰爭已經開始，我們現在聽見牠前進的宏音了。我們準備去應戰的，我們知道這次的戰事，是資本主義的自殺。』

—L. Leonov

國 際 反 戰 作 家 像



蘭 羅 曼 羅
(Romain Rolland)



萊 克 辛
(Upton Sinclair)



愛 丹 生 (Sherwood Anderson) 左

巴 比 賽 (Henry Barbusse) 右



丁 里
(Vladimir Lidin)



文藝月報創刊號目錄

畫刊

反戰

國際反戰作家像

巴比塞 羅曼羅蘭 辛克萊
愛丹生 里丁

文論

文學的黨派性
通信員運動與報告文學
第三種人的出路在哪裏張英白(七)
里正(四一)
金丁(五五)

詩

吉爾吉茲人的歌
費爾加那的民謠
看
讀傳單
火祭穆木天(二七)
穆木天(二八)
何菲(三十)
何菲(四六)
白曉光(七三)

歌

獲
清道夫
瓦匠
歡迎反帝非戰同盟小艾(七七)
陳北鷗(五四)
陳北鷗(四五)
陳北鷗(一)

小說

騷動
精光之死
大汽車
春汛張頌(三一)
宗槐(四二)
羅浮(六一)
徐盈(八一)

說

文訪
藝問
作之
家一

魯迅訪問記

張永年(八七)

介紹與批評

國際反戰作家給蘇
聯和中國大眾的信
十五年來蘇聯文學
普羅文學底國際組織
評茅盾子夜徵君(三)
馮文俠(九九)
尹澄之(九一)
吳組湘(一〇五)

文藝情報

烏克蘭創立歷史文學博物院
蘇聯書籍在日本流行
著名俄國畫家逝世
莫斯科採購外國革命作家圖畫
蘇聯畫家奪得國際競賽錦標
德著名製曲家華格納逝世五十週紀念
莫斯科世界第一健潑賽劇場
莫斯科第二藝術劇場慶祝二十週紀念
蘇聯有聲片新傾向
外國人歡迎蘇聯力的舞姿

封面(王縵石)

爲小林募捐啟(專載)

編後(編者)

歡迎反帝非戰同盟

陳北鷗

我們以所有的熱誠

歡迎我們底反帝非戰同盟！

我們反對將要爆發的

第二次世界戰爭，

——把大眾底血肉，

在帝國主義槍砲下犧牲。

我們底反帝非戰同盟

不是那些戴着人道主義

底面具，拿着

和平底好名

倒處欺弄撞騙

底人。

我們底反帝非戰同盟，

不是那些爲遮蓋

掠奪的醜態

而高歌着：

「爲和平而戰爭」

底人。

我們底反帝非戰同盟

要撲滅戰爭底原因，

要剷除戰爭底根本；

更用大眾底革命

代替帝國主義

掠奪的戰爭。

我們要求真實底非戰

我們要求真實底和平

我們反對用欺騙底手段

在屠殺勞苦大眾，

我們要用革命底鬥爭

使新的社會產生。

我們以所有的赤血，

所有的熱誠，

歡迎反帝非戰同盟，

歡迎我們底反帝非戰同盟，

完成「鬥爭的非戰運動」，

擊動全世界反帝底血鐘。

反對新帝國主義者世界大戰的恐怖

徵君譯

中國已經被攻擊了，很多的城市，完全被摧殘了！千萬的婦孺流為帝國主義底犧牲品！遠東熊熊的戰火，使全世界陷入恐怖中，帝國主義列強們虛偽的和平政策，不可置辯的已經暴露了！對於軍縮方面，無數的和平會議，無疑地是準備一個新的世界大屠殺。在和平主義領導下的全世界的社會民主黨，很顯然地是堅決的準備新世界大戰，就是那些真實謬誤的和平主義者底努力，事實已證明是無力去制止眼前的流血！狂妄的挑唆的佈局，足可以證明中國的戰爭，只是歷史上最慘酷戰事的開端，進攻蘇聯的序幕！

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針對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空前的成功，這成功用了巨大的速度，建立了社會主義無階級的社會——就此足以促動帝國主義準備新流血的屠殺了。

這並非第一年，我們引起大家注目戰爭的危險，我們已經屢次提反對新大戰的準備，和阻止那恐怖的血底洗禮！我們已經指出，各地底社會民主黨，正安排着羣衆赴戰的意識，我們曾宣佈過，懷疑新大戰的佈置，與企圖阻礙我們反戰的鬥爭的，有意識的或無意識地都是大戰的挑唆者，帝國主義的同盟！時鐘響了，帝國主義者，及其將帥與社會民主黨的希望，已漸漸地實際化了。

在這般危急之秋，我們請大家活動起來，自由地利用各種方法去動員工人羣衆及一切精神勞動者去阻止戰爭。你若不是屬於同謀者，你要宣露戰爭的挑唆的人——法西斯蒂及社會法西斯蒂，揭破各種狀態中，和平主義者的怯懦與故意的虛偽。不可錯過一分鐘！除非盡全力開始工作，除非動員全體士

兵去反對戰爭——地球的半面，馬上就會變成戰場！

全世界的肉體及精神勞動者，要一秒不可錯過的堅定的立穩！我們喚醒大家去鬥爭，我們確信工人的祖國，是依賴大家來擁護的！

起來鬥爭，同志們！

國際反戰作家

給蘇聯和中國大眾的信

徵君譯

揭破殺人的兇犯——巴比塞

以一個革命家底立場來談戰爭，特別是關於恐怖的世界大戰與蘇聯的被攻。

到一九一四年我仍相信訴諸公斷的和平主義者；我想武裝的衝突，只要有「國際」的條約與同意，是可以避免的。然而「生存」醫

用戰爭來反對帝國主義者世界大戰的危險！

反對兇殘的日本帝國主義！

爲着保衛中國，爲着帝國主義的軍隊從中國的撤退！

爲被壓迫與被剝削者的自由而鬥爭！

爲世界革命，起來堅決的鬥爭！

治了我的幻夢，現在我不僅認爲他們是虛偽與危險，而且也是極端的自殺。

「列強」是商人的營壘，他們的一切的計畫與宣告，都是打算來欺騙勞苦大眾的。資本主義是基於競爭與經濟底利益，他的存在是繫於對敵的繩索，在將來是武裝衝突底導

火線，殖民地底擴張，與帝國主義掠奪的其它形式，都需要資本主義伸張他的武裝勢力，尤其是在資產階級要毀滅那被利用的，奴視的，勞動階級的集合的抵禦時，這種掠奪更是必需的。

目前國際形勢的特點，完全基於前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所簽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和平條約的原故，也是由於經濟的危機，他的根源是資本主義不能與牠內部的經濟調和，或解決國家的或國際的問題。資本主義已到了死亡的地步，但是因為努力掙扎着生存，牠有兩條道路：強烈地實行高度的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面，提倡民主政治，與和平主義的騙局欺瞞大眾。

戰爭已是好像不可避免的，前次大戰的前夜，十月革命解放了一個大的國家，並且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祖國，所以現在形成了兩個對立的世界社會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

，資產階級絕不容許這樣兩個體系對立的，個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是彼此衝突的，但爲了一致的要求，去保持着勞工階級的勞役，在半歐洲與半亞洲社會主義建設無可抵滅的結果中，牠們不得不緩和自身的矛盾。

爲了階級仇恨蘇聯，所以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都同情於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洲，並且無恥的企圖開闢亞洲殖民地，人類的親愛的精神，與整個未來的要求，就是憑手和腦力工作的，尤其是作家們，應該把握着目前曾未有的形勢，這就是他們的任務，假如失敗了，就是失掉了階級的武器。

『驅逐殺人的兇犯』——羅曼羅蘭

爲着正被攻擊的中國，爲着落在危險中的蘇聯，爲着全世的羣衆，爲着亞洲被壓迫人種的覺悟，與無產階級的俄國勇敢的改造

，所掀起的偉大的希望，我要大聲地喊着：

「起來！驅逐殺人的兇犯！」

在全世界的面前，我要揭破歐美各帝國政府的卑鄙與欺騙，最甚的是法國——他的政府是僥倖者狼狽爲奸的集團，專爲軍火製造者效力的，他們伸出兇殘的強盜的手，要去掠奪世界，並利用日本帝國主義，做劊子手的斧頭，斬盡革命家的頭顱。

我要責斥那些智識階級的叛變，他們也會在狂風暴雨裡衝波擊浪，然而在現時，他們不惜用媚媚去求得富與貴的主人們底歡心，用沉靜獲得自己底和平與舒暢。

我宣佈日內瓦底騙局，與國聯的醜態。

我訴諸歐美偉大力量的半睡的良心，我提醒全世界羣衆，他們仍然不知道他們強大的力量，去割斷富人和法西斯主義的鐵練

，這條鐵練套在他們頸上，在明天就去壓碎了革命的胚胎。

我提醒一切的力量，去強固人種解放中，工人羣衆的聯合！

『完成五年計畫』——辛克萊

一般有感覺的人們，都會讚美中國民衆在反對他們國家的被侵佔中，那種勇敢反抗的精神，雖然，像一個社會主義者用實証把握住我的感覺，我想起中國政府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府，正如日本的政府一樣，設若中國戰勝，而不做走狗的話，中國不久也會像日本現在所進行的一樣，妬恨着全世界。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性，資本主義就是靠着剝削與搶奪而生存的，否則，則無出路。我們看見法國發生了這種情形，我們想到法國人勇敢地保護他們自己，我們是同情的。然而

現在法國呢，却是歐洲的主人翁，反動的債主了。

在目前鬥爭中，我真關懷的一件事，就是怕波及蘇聯，這就是爲何英法提出反對抵制日本的計謀，與使此鬥爭結束的方法不久以前，他們希望利用日本割斷俄國與太平洋的連繫。你們應當特別注意的去保持蘇聯不許參加戰爭，與保護五年計畫。完成破壞五年計畫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一致同意的。

復蘇聯的電——愛丹生

我已接電，知道日本對中國的進攻，無論如何是帝國主義者資本主義的國家傳受給日本的陰謀，我確信在金錢統治下的世界，這不過是一個舊老的故事，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現在統治日本的帝國主義的軍國主義政府，將使他們自己的人民痛苦，我希望對中

國的攻擊，會使別國政府走入末路。

我保衛蘇聯的原因——里丁

我所以要爲蘇聯戰爭，不是僅僅因爲我是蘇聯的公民，不是僅僅因爲我將要重新加入軍隊。

我所以要保衛蘇聯因爲我知道對蘇聯的打擊就是對人類勞苦大眾的打擊，因爲在這偉大年間所有的建設就是全世界將來的樹立的基石。

惟有欺騙的人道主義者，能產生善與惡底抽象的概念同漠然的思想。西方比較前進的智者假若不聯合我們說『保衛勞苦大眾！以鬥爭來反對世界戰爭！以鬥爭來反對在遠東將爆發的戰爭』，那些智者們是被歷史底鐵底理論定爲是可怕的可恥的罪惡。

文學的黨派性

川口浩作
張英白譯

一、伊里基關於文學黨派性的原理

在階級社會中，文學也是受了階級對立的制約而不能有自由的，文學常常代表了某一個階級的心理，而且也必然的服務於其階級的鬥爭，當我們這樣主張的時候，被布爾喬亞的觀念支配了的許多文學者，拿着文學的『純粹性』，『絕對的自由』的理由，來異口同聲的反對。這並不需要特別新的例證來說明，只要我們能翻一翻手邊布爾喬亞的文獻時，便可隨處找到這樣的例子。

在那些布爾喬亞的文獻中，這一『純粹性』和『絕對的自由』，究竟怎樣地被應用了呢？

他們的理解如下。純正文學不受任何外部社會的影響，且只是在服從文學進步的絕對利益上，她也只會在服從

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上；或者說文學只有在作家的自由創造的活動中產生。在文學的周圍圈上了階級或黨派的垣牆，那必然要使文學陷於 *Mannerism*（千篇一律主義），而只有阻碍文學的發展，或者如果把文學當作幫助任何實踐目的的話，那末，這種文學便必然的要成為很不純潔的東西了。那種不純潔的文學，只能算做沒有客觀性的低級文學。大凡布爾喬亞的學者都是這樣的理解着。

他們的說法正如他們的顏面那樣的不同，表現着各式各樣的姿態，但在本質上却完全是一樣的。因為他們主張文學的『純粹性』和文學的『絕對自由』，所以他們便要求着文學的公平無私，非傾向性，非政治性，總之，是要求文學的『中立性』。

然而，若從馬克斯，伊里基主義的見地看起來，上面

所說的『純粹性』和『中立性』，在一般方面曲解歷史的全行程，在特殊方面由於文學發展的歷史，而已完全被駁斥為不合理的東西了。所謂文學的『純粹性』和『中立性』那只不過是布爾喬亞觀念的神話，那更不過是為隱瞞他們權取的性質而已。

對於這文學的『純粹性』和文學的『中立性』的理論，給予一個最尖銳最嚴酷的打擊和粉碎的，那只有烏拉米爾伊里基了。現在摘出伊里基所說的一段話來看吧。

他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說過：

『我們的布爾喬亞個人主義的紳士諸君！我們不得不告訴你們。你們所說的絕對的自由的話，那完全是欺騙。要知道，在黃金支配下的社會中，勞苦大眾已無法生存，在少數的富者終日渡着墮落生活的社會中，任何現實的真實和自由都是不能存在的。就是你們著述家諸君是否已能夠從布爾喬亞的出版業中解放了呢？你們的布爾喬亞向諸君要求春畫，要求把賣淫當作神聖戲劇藝術的附錄，這樣你們就是解放了嗎？所以所謂絕對的自由，實在說起來，也不過是布爾喬亞的或者無政府主義者的文采而已。既然整日裏在社

會之中求生活，又想不受這一社會的影響而任其自由，那是沒有的事情。一切布爾喬亞的作家，藝術家，批評家，以及坤伶的自由，也只不過是掩蔽上一重面紗地金罩的，被收買的，凌辱的東西（或者蓋上了假面具的東西）而已。』

這個文學的中立性，不單是一種欺騙，同時，他的本質上便是對於支配階級的一種擁護。伊里基也曾這樣的敘述過：

『布爾喬亞們贊成無黨派性，這是必然的現象，在布爾喬亞社會自由的騎士們之間，若說是沒有黨派性的存在，那便使他們照樣的說，反對布爾喬亞的新鬥爭也就不能夠存在了。爲了自由而去『做無黨派的』鬥爭，那只是不了解資產階級性質的人，或者是神聖化了資產階級的秩序的人，又有些人雖是和那些人不同，但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對於支持布爾喬亞的秩序的無黨派性的觀念做了一種共鳴。

在階級分裂的社會中，相敵對的階級間的鬥爭，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便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要轉化為政治的鬥爭。俱備了政治的階級鬥爭最完成的統

一的形式表現，要算是黨與黨之間的鬥爭了。無黨派性，就是不關心於黨與黨的鬥爭。然而，這一無關心，並不能說這就是中立性和鬥爭的中止，因為，在階級的鬥爭中，任何樣的「中立物」都是不能夠存在其間的。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不能夠不參與生產物及勞動力的交換過程，可是，交換又不可避免的要產生經濟鬥爭，由經濟鬥爭，又產生了政治鬥爭。所以說，對於這個鬥爭的無關心，並不是想從鬥爭中脫逃，休戰，或者中立，這種無關心就是對於支配者的暗默的支持。——無黨派性，在布爾喬亞的社會中，簡直就是一種欺騙，他不過是隸屬於富有者的黨，支配者的黨或者榨取者的黨罷了。」

關於黨派性的問題，可算已竟有了極明確的定式。但以為這一黨派性僅能適應於政治或經濟領域內的人，也許能有。我爲了把一切的疑問，一點不留的解答，所以再從伊里基的論文中摘出一段如下：

「無黨派性，是布爾喬亞的觀念；明確的黨派性是社會主義的觀念。這一原則，大體上已適用於布爾喬亞的社會。」（註三）

所以，若要是一切的文學，自然儘管它不是意識的，但必然的不能不帶着黨派的性質。同時，無黨派性的思想，結果是不能不暗默地擁護了支配階級。因此普羅文學所得到的結論，要暴露關於文學的中立性底布爾喬亞之欺騙，並必須要以公然的黨派立場與之對立。這裏我還要引出一段伊里基的話：

「我們社會主義者要暴露布爾喬亞關於文學中立性的欺騙，要打破他們虛偽的招牌。可是，僅只那樣，並不能就認爲是無產階級的文學和藝術（因為這樣的文學和藝術，只有在社會主義和無階級的社會中，纔有實現的可能。）那只是把和普羅列塔利亞公然相結合的真正自由的文學，來對於僅只表面自由而實際上是和布爾喬亞相結合着的文學，作一個兩相對置。」（註四）

「文學必需是普羅列塔利亞事業的一部分，文學也已經成爲由整個的勞動階級意識的滙合，而被運轉着的單一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機構的齒輪；他更已經是被組織了地計劃的，被結合了地社會主義的必需的構成部分了。」（註五）

如上所述，那便是文學黨派性的伊里基的原理。失掉了對於文學黨派性公然的宣揚，普羅文學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若要避免這種主張或者採任何別的道路，那必然的要對布爾喬亞的文學表示屈服，反之，又意識的，赤裸裸的，透過了自己的黨派性，借此而促進自己的廣大的發展，這也就是普羅文學最大最主要的內容。這也只是具有歷史上優位性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才有可能。

然而缺乏這種意味的沒落期中的布爾喬亞文學，只有在藝術家的無意識性中，尋求出「藝術之秘密」的口號，來掩飾自己的文學的空虛，及欺瞞着自己的反動任務。例如布爾喬亞的批評家谷川徹三所說的下面的一段：

「一切的藝術的背後，都有一定的意德沃勞基。這是我們都不能夠否認的，然而，在許多的場合上，這種藝術背後的意德沃勞基，作者是不能夠意識到的，但是為作者所不能夠意識到的意德沃勞基，在作品中往往又偏會相當的被表現出來。這樣便是藝術的一種秘密。然而，作者畢竟是不會意識到的，作者若意識着這個意德沃勞基而積極的渴望着表現時，往往作者若是傷害了藝術，有時候也有害於藝術家。藝術是當

作「精神中的自然」，是在無意識中一個最強有力的東西，這又是藝術的另一種秘密。」（註六）

這些話也不見得就適合於布爾喬亞文學；不，確實是適合的。因為，現在的布爾喬亞文學，簡直就找不出能夠意識的作積極表示的東西。布爾喬亞的文學者，越發的忠實於自己階級的任務，它就越發的也要曝露出他們的反動的角色及其文學的乏力；反之，在普羅文學是絕對不然的，我們在前面已竟詳細的說過了它的理由。可是，布爾喬亞的文學者，却要弄着巧妙的把戲，企圖拿出布爾喬亞文學的「秘密」，來使人同樣的評價普羅列塔利亞的文學。

可笑的，就是布爾喬亞文學的 Hamlet 式的辯護者，苦心的努力來隱蔽他們自己的「秘密」的時候，偏偏有他們布爾喬亞文學的 DonYui-note 式的鬥士，清規難守，赤裸裸的洩露了它們的「秘密」。加之，日本資本主義的深刻的動搖及全國的工農勞苦大眾革命勢力的昂揚，自然也會迫着他們揭去一切偽瞞的假面俱。

例如直木三十五，近松秋江等，許多的布爾喬亞的文學者，都在積極的來擁護日本的統治階級，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散佈了很多的謠言，並且不斷的誹謗日本普羅

列塔利亞的運動。所謂布爾喬亞文學的積極的部分，現在已竟不是來否認和蒙蔽自己的黨派性，而是完全意識的來努力於其反動的階級的任務了。

然而，在這個場合上，愈是想完成他們自己的階級的任務，他們的文學也就愈離開了客觀的真理，充滿了虛偽和粉飾 Demagoguery，加速的沒落到文學破滅的深淵，這就是布爾喬亞文學的一個最大的特徵。因此，表現真實的作品，是根本和他們的階級立場絕對不能相容的。

在任何方面說，布爾喬亞的作家們對於黨派性的無關心乃至主觀的否定，是絲毫都沒有意味着他們，在階級中是『中立』的，在文學中是『純粹』的；相反的，他們完全是無意識的表示了默認，消極的擁護了支配階級。階級對階級的勢力關係的變化，也無時不在把『中立的文學』『純粹的文學』使其有機的轉化為意識的積極的黨派的文學，在現在我們的眼前正是這樣的變化着。我們對於布爾喬亞文學的鬥爭，必須要無情的打擊法西斯蒂化的文學，同時，也要攻擊標榜着『中立性』和『純粹性』的文學，這兩個方面的鬥爭是非常必要的。

現在，我們特別多加說明的，便是關於『黨派性』這個

名詞的歷史的意義了。

有些人竟把『黨派性』理解為非常狹仄的東西，並且振振有辭的主張要把這個『黨派性』不如稱為『階級性』較為適當。我們若要這樣的主張，那必然的是對於黨派性沒能得到完全的理解。

誰若認為黨派性的立場是狹隘的，是偏袒的，那便是他沒有理解階級鬥爭歷史的發展，也就是不知道在階級鬥爭中政黨意義，因此，就把黨派性，來和單純的宗派及分派性混同了。

要知道，我們的時代，即帝國主義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階級鬥爭顯示着無比的尖銳和明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諸階級，完全的登上了歷史的舞台。這樣的一個時代中，當作階級前衛的政黨，有異常迅速的發展。不單是各國的普羅列利亞都鍛鍊了自己階級的前衛黨，同時，布爾喬亞也很強固的鍛鍊了自己的政黨。

在這個垂死的帝國主義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中，列寧首先告訴我們，階級鬥爭，在黨與黨間的鬥爭（政治鬥爭）中，已經看出達到它最高度的發展。我們也可以